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曹洞宗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上藍慶禪師

同安慧敏禪師

金峰志禪師法嗣

天池智隆禪師

鹿門真禪師法嗣

谷隱智靜禪師

益州崇真禪師

鹿門譚禪師

佛手巖因禪師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

草庵義禪師法嗣

龜洋慧忠禪師

同安丕禪師法嗣

同安志禪師

袁州仰山和尚

歸宗惲禪師法嗣

歸宗弘章禪師

嵇山章禪師法嗣

雙泉道虔禪師

雲居岳禪師法嗣

豐化令崇禪師

藥山忠彥禪師

梓州龍泉和尚

護國澄禪師法嗣

護國知遠禪師

智門守欽禪師

大安能禪師

薦福思禪師

護國志朗禪師

靈泉仁禪師法嗣

大陽慧堅禪師

五峯遇禪師法嗣

五峯紹禪師

廣德延禪師法嗣

廣德義禪師

廣德周禪師

石門蘊禪師法嗣

石門慧徹禪師

含珠拓禪師法嗣

龍穴山和尚

大桑山和尚

延慶歸晚禪師

含珠山真禪師

紫陵一禪師法嗣

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微禪師

興元大浪禪師

洪州東禪和尚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

普寧法顯禪師

同安志禪師法嗣

梁山緣觀禪師

歸宗章禪師法嗣

普淨常覺禪師

護國遠禪師法嗣

雲頂德敷禪師

大陽堅禪師法嗣

石門聰禪師

北禪契念禪師

石門徹禪師法嗣

石門紹遠禪師

北禪懷感禪師

靈竹守珍禪師

四面津禪師

承天義勤禪師

青峯義誠禪師

廣德智端禪師

石門筠首座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谷隱契崇禪師

梁山觀禪師法嗣

大陽警玄禪師

梁山巖禪師

燕山利是禪師

羅紋得珍山主

石門遠禪師法嗣

道吾契詮禪師

清居昇禪師

北禪感禪師法嗣

青原下十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投子義青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雲門靈運禪師

梁山巖禪師法嗣

道吾詮禪師法嗣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雲頂鑒禪師

廣濟方禪師

南禪聰禪師

興陽清剖禪師

福嚴審承禪師

白馬埽喜禪師

大陽慧禪師

雲頂海鵬禪師

乾明機聰禪師

梁山善冀禪師

天平契愚禪師

芙蓉道楷禪師

大洪報恩禪師

洞山雲禪師

福應文禪師

龍蟠曇廣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丹霞子淳禪師

淨因法成禪師

寶峰惟照禪師

石門元易禪師

淨因自覺禪師

天寧禧誦禪師

天寧齊璉禪師

梅山已禪師

普賢善秀禪師

鹿門法燈禪師

資聖南禪師

洞山微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

大洪恩禪師法嗣

大洪守遂禪師

大洪智禪師不列章次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長蘆清了禪師

天童正覺禪師

大洪慶預禪師

治平渴禪師渴音

淨因成禪師法嗣

天封子婦禪師

吉祥法宣禪師

護國守昌禪師

丹霞普月禪師

尼慧光禪師

寶峰照禪師法嗣

圓通德止禪師

真如道會禪師

智通景深禪師

華藥智朋禪師

石門易禪師法嗣

青原齊禪師

天衣法聰禪師

尼佛通禪師

淨因覺禪師法嗣

華嚴慧蘭禪師

天寧誦禪師法嗣

熊耳慈禪師

大洪遂禪師法嗣

大洪慶顯禪師

大洪智禪師法嗣

天章樞禪師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天童宗珏禪師

長蘆妙覺禪師

龜山義初禪師

保寧興譽禪師

北山法通禪師

天童覺禪師法嗣

雪竇嗣宗禪師

善權法智禪師

淨慈慧暉禪師

瑞巖法恭禪師

石門法真禪師

光孝思徹禪師

大洪法為禪師

長蘆琳禪師

大洪預禪師法嗣

惠力悟禪師

雪峰慧深首座

天封歸禪師法嗣

東林通理禪師

天衣聰禪師法嗣

慧日法安禪師

護國欽禪師

吉祥元實禪師

投子道宣禪師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珏禪師法嗣

雪竇智鑑禪師

雪竇宗禪師法嗣

廣福道勤禪師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超化藻禪師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的的意峰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峰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開法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劍師曰無曰為甚麼無師曰闍黎諸方自有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參洞山問諸聖以何為命山曰以不問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請師一句師曰好記取

金峯志禪師法嗣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峯普請搬柴次峯問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搬柴否師曰雖不搬柴也不得動著他

鹿門真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會師曰直到荆南問如何是拍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在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麼人得飲師曰絕飢渴者曰絕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東畎東流西畎西流益州崇真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咲清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淫捏三官土地堂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弥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鴈門人也首謁鹿門師資契會尋抵廬

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文餘師寔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閣堂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一指法眼別云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林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薪茶毘塔于巖之陰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在人師曰石女紡麻縷曰如何是却來在人師曰扇車關袂斷問遍界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峰頂上木人叫紅焰輝中石馬嘶

草庵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

不受籙成佛沙弥不具戒祇為白衣過中不食不字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群與鶴群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倏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作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為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縮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然而化全身葬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圯裂連階丈餘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寐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為沈陳二真身無了姓沈見馬祖同安王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
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
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住後僧問二機
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遍處不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
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
如何師曰迴然不換標的即乖
袁州仰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雲峰下猿啼早碧
嶂巖前虎起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來火畔坐熱向澗
邊行

歸宗憚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
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
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

師曰是甚麼

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
擊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座人師曰無異念問如
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雲居岳禪師法嗣

揚州豐化院令崇禪師舒州人也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碁師
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看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
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麼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洞上泉
檉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黎分上
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護國澄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揔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隨州智門寺守欽圓照禪師僧問兩鏡相照為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貼榜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隨州護國志朗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談

靈泉仁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為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齧腰帶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輞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五峯遇禪師法嗣

瑞州五峯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牀云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迢迢十萬餘廣德延禪師法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德
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闌堆堆觀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
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閣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
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披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魚躍無源水鶯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
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柰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
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曰如何
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孤峰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
何是作無間業店人師曰猛火然鑪煮佛喋師因事示偈曰繞
到洪山便踩根四方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
宇宙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捨
滅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無滯礙何勞入

市問孫臆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鑿王有病甚人鑿師展手曰與
我診候看曰不會師曰須弥徒作藥四海謾為湯問向上一路
千聖不傳和尚還傳也無師曰鐵丸驀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寒向火日煖隈陽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茅戶挂珠
簾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龍樓鋪草坐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
東宮雖是嫡不面聖堯顏問有一室女未曾嫁娉生得一子姓
箇甚麼師曰偶然衫子破闌外没人縫問如何是不落階級底
人師曰胎中童子眉如雪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曰昨夜三更
擘不開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師曰莫道冰無火斯須紅焰生
問如何是密室師曰茅茨當大道歷劫没人敲問如何是異日
已前人師曰萬年枯木鳥嚙來問懸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師
曰忻逢良便好與一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鮮甕乍

開蠅師師曰見後如何師曰底穿蕩盡冷湫湫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却難尋時
如何師曰遍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開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
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祿絕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
落歸何道師曰薰薰彌宇宙爛壞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
師曰遍界沒靜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
不得歷劫響冷冷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
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
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問如何得念念
相應去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念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
各自行不勞魚雁通消息

石門蘊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金鳥出海光天地與北光陰事若何

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明日月時問從上諸聖向甚麼
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
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
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
三身中那身是正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問
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爛衫
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毫未發時如
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
郊騎牛草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曰遮掩不得問如何
是靈利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又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
殊未到却先知又曰垢膩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參
師問萬仞峯頭石牛乳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曰山僧住
持事大叅堂去師後令僧下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

明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這語不將他作參學人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當空祇為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為明為照為道為路為舟為楫為依為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尚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陽曰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墮五音非閨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請和尚不恪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含珠指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既是善知識為甚麼却為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為酬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升子裏躡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延慶院歸曉慧廣禪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含珠山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做羽翼便登霄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今住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

彌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盤陀石上栽松栢問如何是大
猛烈底人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是
五逆底人師曰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
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斂手堂前不舉頭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唱河神為甚麼被水推却師曰隨
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洪州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水深七尺曰如何是
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三十步僧問如何是新吳劍師作按
劍勢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未磨還鑒照否師曰前生是因今生
是果

青原下八世

谷隱靜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知儼宗教禪師登州人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
吐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麼日照着
後如何師曰吐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沙師曰舉步便千里
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為甚麼不識親疎師曰
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沙師
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同安志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
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為冤

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
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
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問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惹嶺不傳唐土印胡人謬唱太平歌問如何是從
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莖不持經問如何
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為甚在南華裏師曰為汝問正法眼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窠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
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師
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二尊不並化為甚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
非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柰相送何
師曰紅爐焰上條絲縷變雲中不點頭上堂垂釣四海祇釣

瓘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
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軍逢明鑒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眾聖莫顯師後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
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邀全真

歸宗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初訪歸宗聞法省悟遂求
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他後濟衆人
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師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
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
居二載間有北隣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
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悟入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
竊窺之見師體遍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倍加
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

之至後唐天城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格之非器令彼招誘譴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猶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

護國遠禪師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參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頰釋所疑住後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聰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流混不得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不墜古今向師曰十五十六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畊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間

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峰對鳳嶺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密
作團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
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止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
白骨連天師與病僧灸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
脉大似流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青谿問生死
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
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語道師曰毛袋橫
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
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
夜燒山大地齊合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攔古路

木馬驟高樓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為人底句師曰紅輪當
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
的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天雪瓶
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則
無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舒州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字不著點曰學人
不會師曰點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寒水冷師有拄杖
頌曰四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頭角稍低昂電光臨背上

嘉州承天義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曰兩江夾却青盲
漢一帶山截赤脚蠻問如何是法實之言師曰措大巾子黑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師曰白雲

連雲嶽明月混魚鈎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靈光爍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問如何是青峰家風師曰向火喫甜瓜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衣喫飯問如何是廣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雲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筠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為人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即今又如何師曰好生煎茶來一日荷鋤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挂鋤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携鋤便行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聾人歌

梁山觀禪師法嗣

鄧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拍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廬那箇是無相廬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葬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主之僧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鉢傾不出大地沒
饑人上堂嗟峨萬仞鳥道難通劒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
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
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琢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
海夜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
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即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嚙師曰
這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
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
第三句兼帶去一向道得師子嘖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
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遍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
麼生通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
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
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

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
師子嘖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
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
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大達應人師曰虛空
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
堂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鷲倚雪巢猶自可更看
白馬入蘆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鶴鶴毛鷹
嘴鷲鷲身却共烏鴉為侶伴高入煙霄任飛柳岸向晚啼來子
細看依稀恰似雲中鴈師嘗釋曹山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
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
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
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
此位即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

處墮湏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拍掌當拍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祇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脉路玄玄絕透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郵開偏中至法法無依即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玄玄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岩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之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嘆無可以繼者遂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為求法器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衆示寂塔于奉山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羅附子蜀

地當歸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叅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眾咲你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石門遠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

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青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懷安軍雲頂山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王婆煮餛飩曰爭柰即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啗黑豆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寒

果州清居山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北禪感禪師法嗣

濠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

青原下十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岩一夕夢畜青色鷹為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也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曰顧曰合取狗口若更怱怱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群

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
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
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
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
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為通曰何不參
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柰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
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恠得
恠麼頑賴遂握手相笑師曰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
投子上堂召大眾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迹羚羊挂
角那覓乎縱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
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旁提為唱若能如是猶
在半途更若擬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縱樓閣門
開別戶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病所

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為甚鐵牛走
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
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恠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
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
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 聖壽且道當今
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得齊天壽東
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蒙師
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緘口退却是報皇恩上堂默
沉陰界語落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
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上堂
孤村陋店莫挂瓶盂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是蘇秦觸塞求路
難回項主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這裏進則落於天魔退則

沉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寸靈松師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墜虛疑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隱俱彰暗裏圓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鳳臺玄路倚空通脉上披雲鳥道出塵埃兼中至雪刃籠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師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闍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峯庵

郢州興陽清剎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其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有屈祖宗豈况怱怱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婆竭出海乾坤震觀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提鳩君不信觸髅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肯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弥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卧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辨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辨若耍大事辨識取箇泡幻作麼

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
庭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寐
南岳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卧在
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敬鄧開若親近不得時
中以為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
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
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處舉前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
話隆曰冷如毛栗細如冰雪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
曰出沒雲開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
庭前栢一株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
曰此去幾里曰五十里陽曰你與麼來遠曾踏著麼曰不曾踏
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

迷方通身無辨慶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
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
護持往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魏我鎮海涯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
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
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
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
趁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柰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
即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
句也摸不著問如何是閨窈之門師曰莫開莫開
鄂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寰中和尚臨筵不

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
鳥凝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瀝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鹿布直裰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措曰向上
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
方月落西戶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戶如今大
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
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內外當明一句若為通不見僧問大哥和
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狹兒抱花鼓莫來攔我辣
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箇狹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
來攔我辣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卧死
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度人師曰畢鉢岩中

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度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弥粉碎問祖
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虛問
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梁山巖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華問和
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為賤曰為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
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寂省力纔見僧來便面
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杖
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
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不曾驀師

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鄰可隔為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即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開去一

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住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為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關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住後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向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曹洞家風師曰繩床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上堂書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鴈

成群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闐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
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
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麼事良久曰剗我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
堂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
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
為增語到這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
回頭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為今時通途消耗所以
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
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
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
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即不問臘月三十日事作麼
生諸仁者到這裏佛也為你不得法也為你不得祖師也為你
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為你不得山僧也為你不得閻羅老子也

為你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佛也不柰他何法
也不柰他何祖師也不柰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柰他何山僧
也不柰他何閻羅老子也不柰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却今
時麼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如何
是道師曰無角泥牛半夜欄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
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
問補陀岩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上堂拈拄杖曰這裏薦得盡
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涌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
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
一生參學事畢驀召大衆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良久曰
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
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
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曰妙用全施

談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
曰未審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
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
勅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已志出家時嘗有重擔不為利名專誠
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弃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
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
堅俾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 旨下棘寺與從輕寺
吏聞有司欲徙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
曰何有疾癩邪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
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及抵淄川僦居
學者愈親明年冬敕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衆曰
夫出家者為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
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

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
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
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祇要盡却今時能盡
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
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
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為食大梅以荷葉為衣紙衣道者祇披紙
玄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卧祇要死了你心投
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
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
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
常住頻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毀古人為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
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
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

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
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辨道又況活計具
足風景不踈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
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
回清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彫而寒林華散玉堦鋪
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
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
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癩病發相似不唯
屈沈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
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
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為人得麼二祖做不求
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
弱又况百味珍羞適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祇恐做

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為可惜雖然如是
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
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齏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
道各自努力珍重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
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
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
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為僧上從其請遂游
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
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
洪革律為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
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即不問為祥為瑞事如何師曰
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

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
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
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
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
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
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鋒立
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豈徧問
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
群即不問一箭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鞏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
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
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附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
聽虛聲熟睡饒譎語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

曰放過即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麼休去已落
二三更若匆匆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
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
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
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
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
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
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
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
寒靈峰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鉄
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
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
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

為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為因亦是邪
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為虛無
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
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
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
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為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
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
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
蓋不即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
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
無則可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
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

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
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為垢此則未為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
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
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
然太極為因一陰一陽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虛無
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
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
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
因緣皆為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
萬物常無常有斯為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
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為
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為道道則是有常無
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

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
有法為外道萬法唯心為正宗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言雖
或異未足以為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
為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
明指一心為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
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為正
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
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
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
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
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
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清涼箇

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
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
錯認弓為矢惺惺座築著磕著懵懂座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
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柏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大陽
親孫也師曰未踏鉄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
敲磚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為僧徹證於芙蓉之室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

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
山為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往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
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
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知通
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
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
寐寐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
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
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庶事直須颺却十成庶事直須去却擲地
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
委恁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
枯華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寐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堂燈籠忽背笑哈
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
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為誰裁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
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
根不具七識不全是闍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
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眾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
睡多饒寐語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
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
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
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洪州寶峯闍提惟照禪師蘭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
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
之矣即趨成都師庶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

大心師輒歸卧恭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
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聲盜者
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赴沂
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鼇山也邪比至
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
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
居泐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
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
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
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衆上堂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
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
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

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
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在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
是活生受在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荆棘林俯仰屈
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頓
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岳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
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
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恁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
裏泐潭水先生豈不是寶峰境師曰若是寶峰境憑君子細看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
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
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
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

設利如珠琲古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峰

襄門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
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眾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
麼生說箇心空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為之心空邪
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
界為之心空邪錯麼也不得不麼也不得麼不麼不麼總
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寔無為無不為天堂
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
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地便分輝借問
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為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
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派吐上堂皓日當空澄潭無影紫
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笋橫空綠水波
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

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
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恁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
彈指曰為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
日坐寮火後收設利塔于學射山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
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
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
是諸人不肯委恁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
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
體寐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
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
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無影樹垂寒澗月

海潮東注斗移西

西京天寧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祗一人曰如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芻來曰如何是君臣合道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為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顏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人大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誦音普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玄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捲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颭颭蘆花紅蓼滿江灣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為僧俾聽華嚴
得其要棄謁芙蓉容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
跡浪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群象迴出三乘不假修容撫而
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
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人師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 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
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
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弥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
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
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座事
師曰瘧子喫苦瓜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求指心要容令去

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
地虛空自坦平照耀岩岩不惜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眾一拳拳倒黃鶴
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打金球然雖
恁麼爭奈有五色絲絛繫手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鈍碎金
鎖割斷絲絛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重還會
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鷲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
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
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麼主曰秭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
便道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
舉拳曰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
是麻教也師曰奇恠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

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瞞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雲連

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閣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温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阜亭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街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又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柰未出母胎已被人觀破且道觀破箇甚麼瞞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薦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個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醜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咲曰我却疑着曰和尚為甚麼

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口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看煮麵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却煩惱僧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翻款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在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在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峰口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攏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問師曰正當不曾問

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峰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汚淙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鉅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岩樹高位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王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帶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向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掃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皋亭

崇先塔于寺西華桐鳴謚悟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外父宗道父參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為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捨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雲曰未在本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

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頌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舄穿弊且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為鞋來邪衆聞心服慙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堂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己躬亦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瓜自朝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

穉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書此⑩相曰穉如周
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
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
乃畫此⑩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塵
過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
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
市鄜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曰三累夢木人坐
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辯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
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
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
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
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
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

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纒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
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
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婦曰入市能
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諸禪德
吞盡三世佛底人為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為甚麼
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
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
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
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
令詔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
衆願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至後事仍書偈曰夢
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
貌如生奉金軀塔于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安

隨州大洪慧照履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
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
騷晚籟松釵短游綠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
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
今時人為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慙有時
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慶州治平湧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
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天封子端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眾曰八萬四千法
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繞露海雲渡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久旱無
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糶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句之開始七十
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
彩地擁禎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
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
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已後孰是
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
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
離披休去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
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啓
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郢垂手
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
則語略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鏖一句作麼生道良

白平夜馬龜眼豁開萬象既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居士慧元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古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峰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闕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為懵然子暨成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珙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

彌真際偈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遍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陀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瞿然覩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海洋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善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寐闍維煙氣所及志成設利塔司空山分定疊石石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
涉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雲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翻
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挂梭頭
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群年十八
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
而解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過遂往寶峰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
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
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
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
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羶羊
絕跡蒼梧月鎖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
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

鶴你我相忘觸處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
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
師曰屎裏翻筋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
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提
得烏龜喚作鰲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
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錢一片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岩
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為衆
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
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為衆持
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樺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
裏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
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

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抵作境會師即契悟野蘿
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
師曰遂誦至師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透以手掩
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任華藥婆之天
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
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
居明之瑞岩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
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用東賢太
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
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
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

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
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
門深蒙器可出任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
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為知己擊碎千關與萬關
越州天衣法聰禪師上堂幽室寒燈不做挑虛空明月徹雲霄
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因裝善賢大士關光明次
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即為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
僧牢扶梯子逐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
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禁者自禁
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
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
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觀脚手忙忙便道吾本來
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
後有貽破古今座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虛鉗鎚繞見恁麼道
便與焉肯堪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
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床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千里
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頹綱
且要為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名大眾曰達磨大師向甚處
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峰
前名為得髓後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
日不可遂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雷體無
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
尿這邊放那邊荷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
峰染汚他染汚他莫秋唧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弥天且莫論
弄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
據洪州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
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鈍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名大眾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
來祇是箇般調度疑眸昔日家風下是舊時岐路勸君休莫莽
鹵臉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青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上
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
得虛靜歛氛白雲向寒岩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
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
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裏為甚麼鼻孔在別人手
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僧問鴈過長空影沉寒水
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
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潭僧擬議師
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寐語
作麼我今為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為賤既不恁麼

畢竟如何白雲籠岳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羅霽夜
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丝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
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恁的的縱橫皆妙
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塵為甚麼開口不得照破
四天下底為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鎖
俺叶露隱全談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
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
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塵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
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岩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

權無鼻孔為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
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為甚麼無他人木楔子換了也人人有箇
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為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名大衆
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
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
石女著真紅轆驢楸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峰上堂翠巖不
是不說祇為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為君剖決露柱本
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
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
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礮三
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
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
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團無少剩曰如

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鑿鑿功
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
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
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
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
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身
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栢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
嚴棄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
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
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
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與削進

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投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
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
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
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
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為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
萬壽及吉祥靈寶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
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虛映芥投針本成現
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
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
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
立文字被人喚作薛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
注去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
甜者甜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

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恁恣麼野老不知堯舜力
夔夔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
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弥照賓主交參正徧兼到十洲春盡花
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徧師曰昨夜三更星
滿天曰如何是徧中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
是正中来師曰莫謂鯁鯁無羽翼今日親從馬道來曰如何是
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
破大地没人縫上堂皮膚脱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
道窠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
唯證方知白雲見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
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敲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
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
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玉稱尊翡翠簾前還

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
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鄜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
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
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
秣安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刮不入到這裏
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秣今要見這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
上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幡動處
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
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臥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
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寔全身於明覺塔右

明州瑞巖石窓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真院下髮受
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
風刺稷欄葉聲忽然有省弃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

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巖上堂春風揚柳看春禽弄百舌
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線
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
合轍不念阿弥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
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錐
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
指天拍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
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劔門人也上堂柳色含煙春先迥秀
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
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
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宿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
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且道

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船兒載

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劫前消息非

耳之所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祖祖了無一法

為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

湛湛之波碧水吟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冰輪宛轉

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機輪正令繞行又見

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柰熾然

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

還委悉麼群陰消剥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為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

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

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熏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岩更無津

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鄆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

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臥寒沙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

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便

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在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

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即汝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響泠泠一

切色是佛色觀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為明碧天雲外月華

清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眾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

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

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禪偈辭眾以筆一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峯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樓擻頭

温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噯噯噯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踣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觀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

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柰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珽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恠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後見大休

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牕燒盡丹霞木佛冰交野
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
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煖了無知

雪竇宗禪師法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安同如何
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
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
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
歌欵乃碧巖深處卧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
月無心盃子貯清風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